

2026

生殖法律求助 热线报告

作者: 伊丽莎白·凌, 凯瑟琳·吉夏尔多, 诺兰·埃尔扎卡, 利迈利·于盖,
伊曼尼·戴维斯, 杰奎琳·梅希亚-库埃利亚尔, 凯莉·桑德林, 萨拉·安斯沃思



repro
legal
helpline

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的项目

目录

3 介绍

11 致电者一览

15 流产、人工流产、
生育和育儿新趋势

15 人工智能造成了甚至更多关于人工流产的困惑和虚假信息

18 家庭分离和遣返被用作生殖压迫的工具

23 年轻人面临着更多人工流产障碍

28 将人工流产定为犯罪是施暴者手中的又一工具

32 日益高涨的独裁主义及其对我们社区的影响

34 付诸行动的方法

36 致谢

37 关于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介绍

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在2024年6月发布了第一期求助热线报告。该报告展示了在多布斯 (Dobbs) 决定后, 生殖法律求助热线所收到电话的显著上升, 并且捕获了人们在作出生殖决定, 或者尝试进行生殖健康治疗时, 所面临的恐惧、疑惑、以及新的法律障碍。两年后, 在收到了几千个来电之后, 很多相同的挑战仍存在, 与此同时, 还有在现有特朗普政权之下, 令人担忧或已然显现的, 新的挑战。

国家暴力——包括刑事定罪、家庭监管和移民执法——被广泛用于因生殖生活而控制和惩罚人们, 这种现象仍在持续。反人工流产活动家和立法者非常大胆, TA们尝试新策略来进行限制, 引发恐惧和疑惑。在风险如此之高的此时, 尤其是对于移民和跨性别者, 对生殖法律求助热线和我们提供的帮助的需求反映在给我们致电的人数和TA们的需求。

我们的致电者

自从2022年的多布斯 (Dobbs) 决定以来, 我们回应了11800 通电话。在过去的两年中, 我们直接听取了我们的致电者们的讲述并发现了以下趋势:

- **关于自我管理人工流产、人工流产药物、以及害怕潜在法律后果的问题**, 持续成为人们联系求助热线的常见原因。
- **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来理解人工流产的法律权利, 造成了更多的困惑、虚假信息、和恐惧。
- **有更多的家庭**因为自己接受人工流产治疗, 或者支持TA们的孩子进行人工流产治疗, 而遭到家庭警务的案件调查, 而这则是TA们联系我们的原因。
- **越来越多持有脆弱移民身份的人**联系我们, 因为TA们害怕, 使用任何种类的生殖健康医疗, 会让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和家庭分离的风险增大。
- **年龄不足18岁的年轻人甚至面临着更多得到人工流产治疗的障碍**, 因为TA们被迫, 要么让家长参与进来做TA们人工流产的决定, 或者要去法庭获取司法分流。
- **生殖胁迫被用作亲密伴侣暴力的工具**, 包括如果伴侣寻求或者得到人工流产医疗, 用民事诉讼以及其他形式的诉讼滥用来威胁亲密伴侣。



自从2022年的多布斯 (DOBBS) 决定以来, 我们回应了

11,800+ 通电话

在特朗普2025年1月掌权之后,生殖法律求助热线一个月接到的电话达到了最多——甚至比在多布斯 (*Dobbs*) 决定后的一个月收到的还要多。



对法律后果的害怕

在2024年选举之后，对获取人工流产的不确定性立刻达到了历史最高。在特朗普2025年1月掌权之后，生殖法律求助热线一个月接到的电话达到了最多——甚至比在多布斯 (Dobbs) 决定后的一个月收到的还要多。很多人想要理解，TA们是否可以为自己或爱的人，提前购买人工流产药物，因为TA们相信全国的人工流产禁令会在就职典礼日生效。有一位家长帮自己的成年人女儿打电话，因为她住在一个受限制的州，自己太害怕了，不敢给求助热线打电话。她的女儿已经出本州进行过人工流产，并且“因为人们在这个城镇是如何投票的”，而担心与自己的心理治疗师谈论该经历。虽然我们向该家长保证TA的女儿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让我们伤心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这位心理治疗师会确保TA女儿的隐私，即使法律是这么要求的。我们在求助热线中经常告诉人们，法律怎么说和现实中发生什么，有可能是非常不同的。

不断变化的法律和新的攻击

立法者、检察官、还有反人流活动家律师，在继续寻找新颖的办法来骚扰和伤害想要进行人流的人。越来越多的州已经通过了法律，具体给邮寄或者分发人流药物来进行刑事定罪，进一步将需要人流的人，与想要提供支持的TA们爱的人，分离开来。¹ 爱达荷和田纳西² 有法律，州内州外帮助任何年轻人得到治疗都是犯罪，这给年轻人得到医疗服务设置了甚至更多的障碍，即使TA们仍然有宪法保护的旅行权。更多的施暴者，在提交针对前伴侣的私人诉讼——以及支持TA们的人——因为TA们进行了人流。³

1 《德克萨斯州健康与安全法典》第171.204-12条；《俄克拉荷马州法规》第63编第1-745.31条（在“俄克拉荷马州Call诉州政府案”（2023 OK 60）中被裁定违宪。）

2 《爱达荷州法典》第18-623条；《田纳西州法典》第39-15-201条（其中部分条款目前因诉讼而被暂时禁止执行；虽然这对需要人流服务的年轻人有所帮助，但也表明，人们仅仅为了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就不得不应对几乎无休止的政策变动和混乱局面）。

3 《反人流运动令人担忧的控制战术》。<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210112/anti-abortion-movement-lawsuits-coersion-control-tactics>

在法律和人们的需求转换和增长中,我们的实践和支持也在转换和增长,因为没有人应该被迫打十几个电话才能得到TA们所需要的,尤其是在有危机的时候。



国家暴力及其各种表现形式

家庭警务体系⁴和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在恐吓和拆散家庭的努力中, 越来越依赖于反人流的污名化。一位来自德克萨斯的母亲致电了我们的求助热线, 寻求关于计划即将生产的信息, 因为仅仅是走出她的房子, 都会让她有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的风险。她还要照顾小孩, 这种风险极大, 她都不能得到有规律性的孕期医疗或者为自己的慢性病进行治疗。她唯一的生产选择是离她最近的急诊室, 然而医院里的员工被法律要求来询问她的移民身份。⁵ 在帮助她理解她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权利之后, 我们也讨论了法律选择, 如果说她最后还是被拘留, 保证她的伴侣或者兄弟姐妹有她孩子监护权。

我们持续地看到, 对人们的, 基于怀孕后果或者支持爱的人终止妊娠的, 调查、逮捕、以及公诉。即使自我管理人流在任何州都不是犯罪, 除了内华达州之外, 这还是在持续下去; 而内华达保留了罗伊 (Roe) 前的刑法, 在24周之后终止自己的人妊娠是刑事犯罪。

我们的角色

在这一切之中, 我们的生殖法律求助热线始终是获取全国法律准确、最新信息的渠道, 是连接其它资源与支持 (包括法律代理和法律资助) 的桥梁, 也是正在遭受国家暴力侵害人群的第一道防线。

我们的生殖法律求助热线始终是获取全国法律准确、最新信息的渠道。

我们的求助热线不仅仅回应单个的国家暴力的案子, 我们也通过保证人们知晓自己的权利并且拥有需要的资源, 来积极预防刑事定罪。我们分享关于警察和监禁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信息, 这样人们就理解自身情况下的最好途径。我们练习如何维护权利, 这样我们的致电者就知道如何在

4 尽管“家庭警务体系”是描述该体系更为准确的术语, 但“儿童保护服务” (CPS) 仍是人们对负责调查、监视和拆散家庭的当地机构更为熟知的称呼。

5 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的行政命令 (2024年8月8日) 可查阅网址: https://gov.texas.gov/uploads/files/press/EO-GA-46_HHSC_Alienage_Data_IMAGE_08-08-2024.pdf

警察和医疗服务提供者面前为自己倡导。警察到达医院的几分钟之内，我们就给人们回电，来调用TA们的权利以及预防审讯的发生。如果说还是发生了，我们已经给TA们做好了准备，来如何回答有可能的临床审讯。我们将人们介绍到安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那里，TA们理解TA们没有任何法律义务因自我管理人流向警察举报病人。我们寻找当地律师，在家庭警务调查中来代理病人，这样TA们的孩子就不需要经历家人分离。在法律和人们的需求转换和增长中，我们的实践和支持也在转换和增长，因为没有人应该被迫打十几个电话才能得到TA们所需要的，尤其是在有危机的时候。

打一个电话到我们的求助热线，意味着从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内部团队的专家辩护律师和生殖法律辩护基金，得到有协调的回应。有求助热线致电者在警察带着逮捕令出现的时候，与律师进行通话，律师可以调用TA们的权利并且跟TA们爱的人进行沟通，制定给孩子的照顾计划。与此同时，我们的诉讼团队物色能够出庭参加初审的当地律师，生殖法律辩护基金联系当地保释资源来保证致电者从不会在看守所中多待一分钟。因为我们知道国家暴力的危害延伸到比及时法律需求更远的地方，致电者会继续收到协调的，全面的支持，即使在紧急情况结束后的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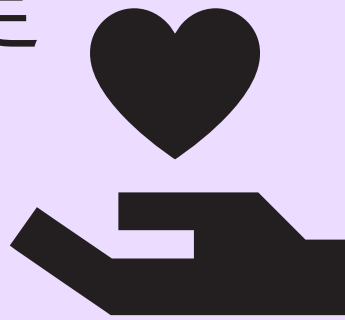
对于有在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专业范围外案子的致电者，我们将人们与TA们所需要的连接起来。这包括在自然或人工流产后请假或其它工作场所合理便利被拒绝的工作者；被拒绝给予人工流产医疗服务的病人想要挑战人流限制；在家人分离后需要公共福利倡导和紧急住房支持的病人；以及有一系列家庭法院需求的人，比如离婚、抚养权、以及亲密伴侣暴力。

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的网络让这些连接变得更加容易，让律师、法学院学生、和倡导者行动起来，通过直接客户支持、研究、和政策倡导来推进生殖正义。我们的工作范围之所以是如此广且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与当地律师、倡导者、以及价值观一致的组织合作。

我们的受众

跟求助热线的第一份报告一样,这几页纸分享的趋势和客户故事是给所有人的:已经在与生殖压迫和国家暴力作斗争的人;还在学习监禁系统是如何交叉的人;最重要的,受到政府监视和伤害的人,因为你们的故事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倡导工作。我们继续相信并且斗争,为一个我们都能在不需要律师的情况下,在没有对暴力的恐惧中,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的世界。直到那时,如果/何时/如何(If/When/How)依然在全国范围内,对我们给怀孕、生产、人流、和抚养孩子,提供独一无二全面法律服务的承诺坚定不移。

我们继续相信并且斗争,
为一个我们都能在不需要
律师的情况下,在没有对
暴力的恐惧中,自己决定
自己的生活的世界。



致电者一览

自从多布斯 (Dobbs) 决定以来的来电

1 1 , 8 0 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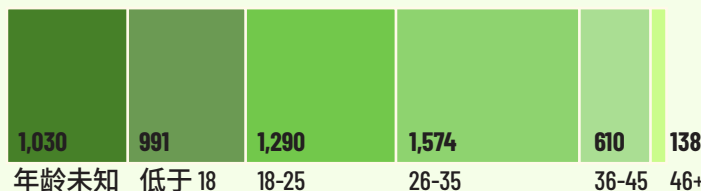
从2024到2025年处理总案件

5,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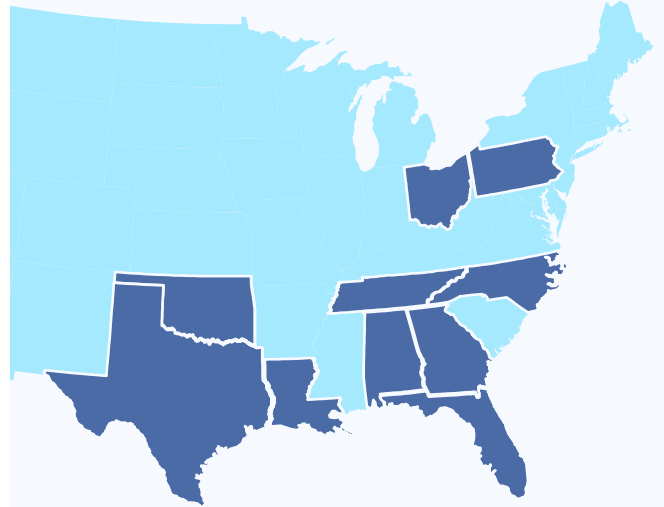
从2024到2025年排名前五的问题



从2024到2025年来电者年龄范围



从2024到2025年排名前十的州



1	德克萨斯	1,198
2	佛罗里达	450
3	佐治亚	281
4	北卡罗莱纳	277
5	田纳西	231
6	路易斯安纳	184
7	俄亥俄	170
8	俄克拉荷马	159
9	阿拉巴马	151
10	宾夕法尼亚	138

数据解析

我们所接的每一个电话,都让我们面临着残酷的现实,我们的法律和体系,正在因为人们统治自己的生活和身体,而被用来伤害和惩罚人们。所以我们给致电者解释:“法律怎么说和现实发生什么通常是不同的。”我们知道人们生活当中不仅仅有一个问题。一个关于是否将一次怀孕怀到足月的决定不仅仅是关于人流的,而也是关于家庭、关系、移民、住房、还有更多。这从来都是真实的。然而,在过去的四年中,不断变化的人流形势,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流污名化,已经将怀孕(和做所有生殖决定)放在了逐渐增大的威胁之下。

我们所收到的最多的电话还是从禁止或限制人流的州

虽然从第一份求助热线报告开始,很多事情都改变了,求助热线仍然继续,从居住在有人流禁令或显著限制,而且法律频繁改变的州的人,收到最多的电话,比如德克萨斯,路易斯安纳,佐治亚,和佛罗里达。

在2024年,德克萨斯总检察长针对一个在加州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发起了第一起刑事案件,因为TA给一个德克萨斯居民邮寄了人流药物。德克萨斯也是我们所看到过的,虐待伴侣使用民事诉讼,来骚扰和继续虐待想要,或者已经进行了人流的伴侣,以及支持TA们的爱TA们的人的,最频繁的州。相似的,路易斯安纳是第一个,在打击生殖胁迫的伪装之

下,通过了法案,将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分类为受管制药物的州。⁶



相似的,路易斯安纳是第一个,在打击生殖胁迫的伪装之下,通过了法案,将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分类为受管制药物的州。

同时,佛罗里达和佐治亚展现了,人流禁令是,并且一直都是,一项更宽泛的生殖压迫策略的一部分。佛罗里达不仅仅已经成为了,全国第一个,消除年轻人在没有父母干涉条件下的人流权的州,同时也有

6 《拉比注释》40:964

医疗服务提供者,使用法院体系,来逼迫两位黑人女性进行未经同意的剖宫产。⁷ 并且在佐治亚,居民眼睁睁看着法庭在辩论TA们最基础的,对自己的身体和健康做决定的权利。在一周之内,人流在怀孕6周就受到禁止,之后改成了24周之内都可以,然后又禁止在6周。医疗服务提供者引用了同样的,限制佐治亚人人流权利的法律,作为TA们违反家人意愿,持续给怀孕9周去世的阿德里安娜·史密斯使用生命支持的正当性。⁸

自我管理人流药物流产是人们来电的最常见原因

自我管理治疗和邮寄人流药物的法律风险,继续成为人们联系求助热线最常见的原因。人流药物使人们能够获得生殖健康服务,并在此过程中享有隐私。在过去的两年中,邮寄人流药物的选择有了稳定上升。虽然只有一个州对终止自己的妊娠实行刑事定罪,⁹ 各州都开始了更多的调查、逮捕、公诉人们,理由是TA们终止了自己的妊娠或者帮助自己爱的人这么做。这种刑事定罪即使在保护人流的州也有发生,不仅仅是在人流限制最严重的州。

在过去的一年中,反人流团体为了禁止药物流产,提出了越来越多荒谬的理论:从声称它会污染饮用水(不会)到声称它会帮助防止生殖胁迫(也不会)。今年五月,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暂时禁止全美50个州的医疗服务提供者通过远程医疗为患者开具米非司酮处方并邮寄该药物。虽然只生效了大约三天,这一命令跟所有其它有关米非司酮的



各州都开始了更多的调查、逮捕、公诉人们,理由是TA们终止了自己的妊娠或者帮助自己爱的人这么做。

-
- 7 “她在佛罗里达州一家医院分娩时,因拒绝剖宫产而被传唤至Zoom法庭。” <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florida-court-hearing-c-section>; “TA们不愿接受剖宫产。一名法官将决定TA们的分娩方式。” “TA们不愿接受剖宫产。一名法官将决定TA们的分娩方式。” <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florida-court-ordered-c-sections>
- 8 “医院告诉佐治亚脑死亡女人的家人,因为人流禁令,她必须孕育胎儿直至足月。” <https://apnews.com/article/pregnant-woman-brain-dead-abortion-ban-georgia-a85a5906e5b2c4889525f2300c441745>
- 9 《内华达州修订法规》第200.220条

法庭案件都一样：编织困惑、灌输恐慌。法庭命令下来之后的一小时之内，我们收到人们的来电，想知道TA们是否还能够在像加州一样的州里得到医疗服务，还是说现在TA们会因为以前收到过邮寄的人流药物而受到刑事指控。

很多人对因人流医疗服务而旅行的法定权利存有疑问

虽然自我管理人流不是犯罪，有些致电者对国家暴力的害怕非常强烈，以至于任何程度的法律风险都难以耐受。然而，离开本州——订购邮寄的人流药物唯一的替代性方法——在实践中并不是像法庭声称一样的明确无误的权利。¹⁰ 对于那位审前居家监禁的求助热线来电者来说，即使有医生出具的信函说明人流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她仍不得不向法官申请出行许可。宪法赋予的出行权也没有阻止一位在德克萨斯的求助热线来电者，在一场艰苦卓绝、持续了几个月的司法程序后，在缓刑期间出行请求被否决之后，而被迫继续怀孕。对于某一没有移民身份，并得到了致死性胎儿异常诊断的家庭，出行权利并没有让TA们不必做出这一不可能的选择——是承担移民后果的风险，还是将怀孕持续到胎儿足月，尤其是在已经知道出生之后宝宝不可能生存的情况下。

10 *Yellowhammer Fund* 诉 *Marshall* 一案，案号：2:23-cv-00450-MHT-KFP（阿拉巴马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2025年3月31日）；*Dobbs* 诉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 一案，597 U.S. 215 (2022)，卡瓦诺 concurring opinion。

流产、人工流产、 生育和 育儿新趋势

人工智能造成了甚至更多关于人工流产的困惑和虚假信息

过去两年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增长，只增加了寻求人流的人对与权利和资源方面的困惑和恐惧。

最高法院剥夺了宪法对人工流产保护的那一年，也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在科技领域接管的那一年。两年后，我们的互联网不再看重可信赖的、准确的信息，而看重人工智能生成的结果。后果是，人们上网寻找信息和资源的方法有了戏剧性的改变，并且是朝坏的方向转变。就像这些改变已经影响了寻找关于任何主题可信赖信息的能力，它们也影响了寻求人流的人们理解法律权利的能力。

谷歌搜索结果目前仍占全球搜索流量的90%，现在会在其它任何结果之前自动显示一条人工智能摘要。人工智能摘要将首要来源——人工智能生成信息所基于的网站——推向在所有搜索结果中越来越靠后的地方。社交媒体平台也大同小异，将人工智能功能融合在基本用户界面之中，这就鼓励了与内容进行交互，而不是准确的信息。因为人工智能已经被编织进了数不胜数的最受欢迎的数字平台中，分辨什么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什么是人类生成的，也越来越难了。

求助热线越来越频繁地要回答致电者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人工智能对TA们问题的回答是否正确？为什么不同的人工智能来源给出了互相冲突的信息？TA们是在跟真人交谈还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机器人？

求助热线越来越频繁地要回答致电者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

- 人工智能对TA们问题的回答是否正确？
- 为什么不同的人工智能来源给出了互相冲突的信息？
- TA们是在跟真人交谈还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机器人？

我们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尝尝伴随着如释重负的叹息声，既清晰可闻，又令人担忧。法律是非常复杂的。机器人或者一堆算法，都不能根据一个具体的人独特的需求，而提供准确的法律建议。人工智能也不受到相同的专业规则和伦理的约束，而这些规则和伦理建立了关键的义务，比如保密性和律师-客户特权。在一个科技迅速改变、移除或者阻碍人类连接的时代，我们的生殖法律求助热线存在于提供量身定做的支持以及受到法律保护的真人联系。

这是尤其重要的，特别是当你考虑到那位16岁的致电者，她非常恐慌地给我们打电话，因为ChatGPT告诉她人流在她的州是完全没有的。实际上，她的州有一个6周的人流禁令，而不是完全禁令——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一条关键信息，因为她还要考虑到得到司法分流的时间。虽然这位致电者偏好于不让家长参与到她的决定中来，她最终还是让家长参与了，因为出行几乎变得不可能，并且她也不想错过她得到医疗服务这一非常小的时间窗口。

为了减少像这样的经历——并且让人工智能的摘要更加准确——我们的求助热线跟其它的运动合作伙伴紧密合作，来保证我们网站上的信息尽可能的清晰准确。这包括耗时数月，仔细推敲如何在解释人流限制的诸多细微差别的同时，既能最大限度提高人工智能结果的准确性，又不影响普通用户的使用便捷性。

随着美国监禁体系持续创造暴力，求助热线始终致力于支持那些害怕家人分离或者已经分离的家庭。



家庭分离和遣返被用作生殖压迫的工具

不管是寻求安全生产还是进行人流,我们的致电者被迫平衡医疗服务和刑事定罪及家人分离的威胁。

随着美国监禁体系持续创造暴力,求助热线始终致力于支持那些害怕家人分离或者已经分离的家庭,无论是在我们的边境还是在我们的后院中。在安全的环境中养育孩子的权利,不受到国家暴力的危害,一直都是生殖正义的核心原则;越来越多的家长因为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和/或儿童保护服务 (CPS) 的问题而联系我们,则证明了这一点。¹¹

很多致电者询问如何保持家人越安全越好:

- 我可以在家生产吗?
- 我需要分享我的移民身份吗?
- 如果我分享,我的医生会举报我吗?
- 医院知道我的儿童保护服务历史吗?
- TA们会不会仅仅因为我之前的案子而举报我?
- 我要怎么做才能避免政府干预我的家庭生活?

因为生产计划、生产时阳性毒品检测、或者与贫穷相关的忽视指控,有家长经受了新生儿被夺走的创伤,对于这些人来说,怀孕有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从你被举报给政府的同一个地方接受医疗服务可能更像监视而不是医疗。同样真实的是,一个家长担心移民身份会导致接受医疗服务让TA有家人分离风险。我们很多致电者不是庆祝家庭添加新成员,而是问如何让TA们家人越安全越好:我可以在家生产吗?我需要分享我的移民身份吗?如果我分享,我的医生会举报我吗?医院知道我的儿童保护服务历史吗?TA们会不会仅仅因为我之前的案子而举报我?我要怎么做才能避免政府干预我的家庭生活?

致电者频繁担心TA们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会向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或者儿童保护服务 (CPS) 举报TA们。这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医疗服务场所

11 尽管“家庭警务体系”是描述该体系更为准确的术语,但“儿童保护服务”(CPS)仍是人们对负责调查、监视和拆散家庭的当地机构更为熟知的称呼。

从来就不是脆弱人群的安全乐园。¹² 今天,对于移民来说,医院里越来越多的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存在导致人们害怕寻求医疗服务。移民联系求助热线,询问诊所内人流的风险,询问TA们是否需要与医生分享自己的移民身份,还询问TA们做人流的医疗记录可能会如何影响到TA们成为入籍公民的能力。因为与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或者边境巡防的风险增大了,我们的致电者经常需要做出不可能的决定,到底是得到医疗服务,还是承担家人移民身份和安全的风险。

很多移民面临着数不清的困难选择,哪一个都不是完全安全的,一位德克萨斯致电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她联系求助热线的时候,她解释了她需要人流和理解本州法律,如果说她选择在家终止妊娠的话,以及如果她去到另外一个州得到基于诊所的医疗服务,她和家人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求助热线解释了实用方面和法律方面的考虑,是出行寻求医疗服务,还是在家终止妊娠。在她得到这些信息并作出决定后,我们的支持是持续下去的。我们帮助她创建了一个出行安全计划,包括如果做最坏的打算的话,短期和长期来说该如何照顾小孩。我们帮助她找到了实用性的帮助,并且找了一位移民律师做后盾,如果她被拘留的话,随时准备好代表她。我们还在她去诊所的时候,进行预约的时候,回家的时候,都与她保持联系,来保证她安全回家见到孩子。

一些家长正忙于处理自己的医疗事务——比如能否前往其他州接受医疗服务,或者因寻求医疗服务而被举报并被迫与子女分离;而另一些家长则担心,如果他们支持子女接受人流服务,会遭到政府的处罚。比如说,有一个家长代表自己怀孕的青少年联系了我们。这家人住在一个24周之前人流服务可以获取的州。离家开车比较近的地方有多个诊所。这名家长也了解影响TA孩子人流医疗服务的法律。但是这名家长并不是因为任何一个典型的原因而给求助热线打电话



一些家长正忙于处理自己的医疗事务,而另一些家长则担心,如果他们支持子女接受人流服务,会遭到政府的处罚。

12 Huss, L., Diaz-Tello, F., & Samari, G. (2023). 《自我照护遭刑事化:2000年至2020年自我管理人流的刑事化》

的,TA打电话是因为TA的青少年是跨性别者;TA很害怕哪个医疗服务提供者会将TA们举报给家庭警务体系。

在“美国诉斯克梅蒂案”¹³等判决中出现的充满仇恨的言论,以及针对性别肯定治疗日益增多的禁令,让家庭们深感一种深刻而合理的恐惧:TA们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可能仅仅因为孩子的性别认同而受到审查和惩罚。

我们的求助热线没有资源或者地理上的覆盖范围来给每一个联系我们的人,在每一种案子当中,提供直接法律代理。但是我们仍然给每一个致电者提供帮助。我们给我们的致电者做一个初始接洽,找出TA们的需求和目标,减少伤害并且在恰当的时候提供法律支持,然后在有必要的时候将TA们转介到对TA们的法律需求有具体专业经验的当地律师。这恰好是求助热线给那位,害怕因给孩子所需医疗服务而遭家庭警务报复的家长,提供的那种照顾和法律分析。我们跟当地的,对致电者区域医疗服务提供者熟悉的,知道TA们是如何践行州报告法律的倡导者进行了对话;以及有当地家庭警务实践专长的家庭辩护律师。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审核可做的选择,讨论家长还有孩子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种类,并且以防万一有人举报,提供给TA们一个有资格的家庭辩护律师的联系方式。

求助热线给全国的家庭提供这种法律支持,因为我们知道,在做一个重要决定前——或者在儿童保护服务(CPS)调查的早期,在有任何司法介入或者法院诉讼之前的,早期干涉和支持——可以帮助预防家人分离。早期防守,或者诉讼前倡导,就不是等着回应国家暴力。它的聚焦点在于预防儿童保护服务(CPS)调查。如果已经有调查,就专注于预防进一步的暴力,让家人团聚并且避免法庭诉讼案的提交。这也是求助热线向没有其它方法得到法律服务或者倡导的家庭提供支持的机会。¹⁴

13 “美国诉斯克梅蒂案”, 605 U.S. 495 (2025)

14 伊斯梅尔(Ismail)、塔雷克(Tarek)和赫尔南德斯(Hernandez),朱莉娅,《针对家庭警务的激进早期防御》(2022年11月22日)。

求助热线给全国各地的家庭提供法律支持，因为我们知道，在作出重要决定前的早期干预和支持，可以帮助预防家人分离。



与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的使命相关的是, 我们支持受到政府干涉的家庭, 尤其是在此种干涉与做出生殖决定直接相关, 包括基于流产或人流的调查, 拥有您想要的生产经历, 即使在这种经历与您的医院或者医疗提供者的偏好有冲突时, 以及支持您孩子的生殖决定。

举个例子, 一位家长, 在她的青少年女儿药物流产发生了感染之后, 联系了求助热线。当妈妈和女儿在一个人流受宪法保护的州寻求复诊的时候, 这位家长非常吃惊, 因为医院的社工审讯了她, 关于她的女儿是从哪里得到人流药物的。虽然这种审讯并没有正当理由, 病人和家人经常因为流产而被审问。这位家长听说过别的家庭被这样审讯的事情, 所以她联系了生殖法律求助热线。就像她为女儿寻求医疗救助的直觉一样, 她寻求法律支持的直觉也是对的。该医院的那名社工将人工流产举报给了儿童保护服务 (CPS) 和警方, 并且两个部门都开启了对这个家庭的调查。因为在调查最初就有求助热线的支持, 并且还在接下来的审讯当中, 给该家庭介绍了当地律师来代理TA们, 两件案子都了结了, 没有指控或者家庭分离。

不管致电者的担忧是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儿童保护服务 (CPS), 还是两者都有, 求助热线都会根据致电者的特殊需求和情况来提供风险评估。我们帮助人们创建安全计划, 包括给TA们介绍当地倡导者, 这些倡导者可以帮助TA们应对官僚主义并且避免国家暴力。我们与有技巧知道哪些资源是最安全也最易获得的实际支持组织进行合作。我们提供全面支持, 包括给TA们介绍当地移民或者家庭辩护律师, 这样致电者就可以完全理解TA们的决定可能会如何影响到TA们生活和家庭的无数种方法, 并且如果需要法律倡导的话, 有律师准备好了来提供帮助。

不管致电者的担忧是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儿童保护服务 (CPS), 还是两者都有, 求助热线都会根据致电者的特殊需求和情况来提供风险评估。

年轻人面临着更多人工流产障碍

在2024年到2025年之间,求助热线从年轻人那里收到了几乎1000个电话,TA们想了解TA们所在的州的法律,TA们的法律权利,以及怀孕时候的选择。

即使在多布斯(Dobbs)之前,年轻人获取人流的能力面临着显著的挑战。¹⁵ 但是今天,又有人流禁令,又有强制性家长干预法,这些障碍就变得更加明显。

就像第一份求助热线报告所涵盖的时期一样,我们持续性收到全国各地年轻人打来的电话,TA们需要帮助来理



有时候需要人流医疗服务的年轻人给求助热线打电话,因为最近的提供人流医疗服务的州要开车超过12小时。

解TA们的法律选择。有时候需要人流医疗服务的年轻人给求助热线打电话,因为虽然家长支持TA们的决定,最近的提供人流医疗服务的州要开车超过12小时,TA们的家长无法负担工作请假。另一些人住在极其反对人流的家庭里,如果TA们告诉家长的话,就会被逼将妊娠持续到足月,而违反TA们的意愿。还有人解释说,TA们跟一个支持TA们的家庭成员住在一起,但是家庭成员无法在法律上同意医疗服务,因为TA们没有法定监护权的文书。另外一些人分享说,TA们与父母的关系非常美好,TA们不想让自己的怀孕或者人流改变这些。

年轻人,不管自身是什么移民身份,也会接触到政府官员对移民和移民社区非人类化。很多孩子目睹了TA们的父母、照顾者、还有社区成员被暴力地绑架并且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拘留,只剩下TA们在没有家庭支持的情况下自己生活。¹⁶ 小孩子或者年轻人也不被这些暴力的逮捕和

15 Kebé 等,《如果/何时/如何:为生殖正义提供法律服务——生殖法律求助热线报告:国家暴力与“多布斯案”的深远影响》(2024年6月);安德烈娅·J·胡普斯等人,《在美国人流服务受限的背景下提升未成年青少年的需求》,《青少年健康杂志》第71卷第530页(2022年)。

16 “这个政府已经拘捕了40万名移民:我们对TA们的孩子知道什么?”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administration-has-detained-400000-immigrants-what-do-we-know-about-their-children/>

对很多在考虑自己人流选择的年轻人来说,移民身份成为了前所未有的担心:

- 如果说现在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特工会出现在法庭并且逮捕人们,那么去到法庭寻求司法分流的风险是什么呢?
- 医疗服务提供者是否跟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或者执法者合作?
- 出行去另一个州对我来说是否安全?
- 假如说我的父母支持我的决定,但是和我一起出行到诊所对TA们来说是不安全的,怎么办?
- 如果我不能出行,订购人流药物会给我带来麻烦吗?如果说我有麻烦,我是否也会给我家庭造成风险?

拘留中心中可悲的环境豁免。¹⁷ 对很多在考虑自己人流选择的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在混合身份家庭中的年轻人,移民身份成为了前所未有的担心。如果说现在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特工会出现在法庭并且逮捕人们,那么去到法庭寻求司法分流的风险是什么呢?医疗服务提供者是否跟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或者执法者合作?出行去另一个州对我来说是否安全?假如说我的父母支持我的决定,但是和我一起出行到诊所对TA们来说是不安全的,怎么办?如果我不能出行,订购人流药物会给我带来麻烦吗?如果说我有麻烦,我是否也会给我家庭造成风险?除了不断变化的人流法律环境之外,这些是很多年轻人必须要面临的严酷的情况。

过去的两年对于年轻人获取人工流产医疗服务来说尤其具有毁灭性。2025年5月22号,佛罗里达的第五巡回法院推翻了父母参与法中允许未成年人在寻求人流时,无需获得父母同意和通知,而可申请司法分流的相关条款。¹⁸ 该法庭随即作出了相当不寻常的举动,邀请州检察长提交该案中的法庭之友意见书。

佛罗里达的检察长做出行动对该案进行干预,作为敌对派加入该案,并论证,司法分流过程与家长的宪法权利相冲突。第五区法院采用了检察长的推理,让佛罗里达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在多布斯 (Dobbs) 后,消除大多数年轻人的司法分流选择的州。跟该州的2024年5月1日生效的

17 “蠕虫、害虫、和霉:特朗普政权下被拘捕移民儿童生存环境的恶化” <https://imprintnews.org/top-stories/worms-bugs-and-mold-conditions-for-detained-immigrant-children-worsen-under-trump/271341>

18 “佛罗里达准备好了践踏年轻人权利” <https://ifwhenhow.org/news/us-florida-set-to-trample-young-peoples-rights/>

6周人流限制合并起来,年轻人州内的医疗服务选择受到了如此大的限制,实际上不如直接说不存在。

自从罗伊诉韦德案以来,内华达年轻人就在不被法律要求家长参与的情况下接受医疗服务。即使立法者在1985年曾通过一项强制父母参与的法律,试图限制年轻人获得人流服务的权利,该法律也从未得到执行,并于1991年因违宪而被永久禁止实施。但在2025年3月,鉴于人流决策权已交还各州,一家联邦地区法院批准了数名州地方检察官提出的动议,撤销了这项实施了40年的禁令。一年来,内华达州的年轻人不得不应对一套法院尚未做好准备实施的程序,而当地维权人士和律师则不得不争分夺秒地将其转变为一套可行的程序。截止发行时,内华达最高法庭已暂停执行通知父母的要求,但诉讼仍在进行中;所以虽然年轻人现在可以在内华达接受人流服务,就像TA们过去的几十年中做的那样——没有强制性的父母参与——这一不确定性和困惑在继续下去。跟通常的人流限制一样的,年轻人承担了反人流诉讼释放的混乱后果。有一些年轻人被迫抽出时间和金钱出行到别的州,比如加州,得到医疗服务,而不是在自己的社区里得到医疗服务。

我们的求助热线律师会向年轻人一步步地讲述获取司法分流的过程。

- TA们有可依赖的交通出行方式吗?
- TA们学校的课表是怎样的?
- TA们有没有课外活动?
- 有没有人在跟踪TA们的手机定位?
- 最近的诊所在哪几天提供人流服务?

对于限制州无法出行的年轻人,我们的求助热线律师会向年轻人一步步地讲述获取司法分流的过程。TA们有可依赖的交通出行方式吗?TA们学校的课表是怎样的?TA们有没有课外活动?有没有人在跟踪TA们的手机定位?最近的诊所在哪几天提供人流服务?对于在小型社区或者偏远社区的年轻人来说,有些后勤和实际方面的考虑是完全无法克服的。有一个跟我们通过话的年轻人住在一个小型社区里,她的家长是社区领导人。法院里的员工认识她父母,所以她去法院获取司法分流,否定了这一过程的整个意义——给年轻人提供一个保密

对于限制州无法出行的年轻人，我们的求助热线律师会向年轻人一步步地讲述获取司法分流的过程。



的替代方案。即使法律没有居民要求,法庭弄清楚,她是否可以去做一个非居民县请求司法分流,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她的家人发现她怀孕了。虽然司法分流得到了批准,她也不需要父母的允许来得到人流服务,对她隐私的违反和家庭关系的干扰是巨大的。

年轻人不仅仅担心自己的权利和可能的法律风险,还担心寻求帮助可能带给父母或者另一个可信任成年人的风险。在2023年,爱达荷通过了第一项法律,具体给任何运输、收留、或者招募年轻人,在州内或者州外,没有父母或者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获得人流服务,进行刑事定罪。一年后,在2024年,田纳西也进行了跟风,甚至将,州内或州外,任何人尝试帮助年轻人获得医疗服务,都视为犯罪。这些限制,尤其对居住在偏远社区,离人流诊所几小时之外的年轻人有害。没有可信赖成年人的支持,很多这些年轻人完全没办法自己去到诊所,更别说要跑好几趟去做司法分流,去做州强制要求的咨询或者超声波要求,还有人流预约本身。

反人流立法者和行动家,尝试将这些对人流支持的禁令,当作必要的加强父母权利的措施,来实行正当化。但是,当父母亲因为支持小孩进行人流的决定,而受到州的惩罚时,这一诡计就拆穿了。在之前的求助热线报告中,我们描述了与父母进行交谈,而这些父母因为带小孩出州,而害怕潜在的家庭警务案件。这些恐惧对于某些家庭来说已经成为了现实。有一位家长的女儿,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被强行带走了,因为当地儿童保护服务(CPS)办公室收到了匿名举报,说她支持她女儿进行人流的决定,将女儿带出州接受医疗服务。在这之后,这位家长联系了我们。儿童保护服务(CPS)威胁这位母亲,说要对她进行谋杀指控,以及将家里更小的孩子也带走。虽然我们能够给这位家长联系当地律师来防止儿童保护服务(CPS)在法庭立案,儿童保护服务(CPS)的干预意味着这一家庭永远被改变了:单纯的对不仅仅是威胁,而是实际家人分离的恐惧,已经足够破碎掉家长给她女儿的人流医疗服务计划。州的干预和威胁意味着她的女儿要被迫生产,违反自己的意愿成为父母。

给人流进行刑事定罪是亲密伴侣暴力和生殖胁迫的工具

致电者不仅仅需要支持来应对法律环境,还需要支持来应对暴虐亲密伴侣的威胁和生殖胁迫。几乎每天都会有与我们交谈的致电者描述TA们的施暴者威胁,或者实际上向执法者举报TA们自我管理人流,起诉前任的朋友或者爱的人帮助TA们得到医疗服务,或者威胁要因为进行人流而举报移民伴侣给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

即使是联邦宪法人流权利仍然存在的时候,人流限制升高了致死的亲密伴侣暴力风险。杀人案曾经是,并且仍然是怀孕的人和刚生产的人的主要死因。¹⁹ 研究表明寻求人流服务被否决会导致从暴虐伴侣那里得到持续性的并且更高的风险。²⁰

知道了这一现实,亲密伴侣暴力的幸存者和幸存者安全的维权者预测,如果允许各州禁止人流医疗服务,虐待会变得更多。²¹ 现在,研究和经验确认了幸存者从来都知道的事情:政府对人流服务进行刑事定罪给了施暴者另外一个亲密伴侣暴力的工具,并且让幸存者获得安全变得更加困难。²²

自从罗伊的陨落以来,全国各地通过的人流禁令是给施暴者的礼物。施暴者已经尝试用州反人流法来恐吓、威胁寻求或者已经获得人流服务的伴侣和前任,从而控制TA们。与人流服务可以获得的时期相比,住在有人

19 Wallace M, Gillispie-Bell V, Cruz K, Davis K, Vilda D. 2018-2019年美国孕期及产后凶杀案。《妇产科杂志》。2021年11月1日;138(5):762-769。

20 罗伯茨等人,《接受或被拒绝提供人流后孕期与男性施暴风险》,《BMC医学》第12卷第1期(2014年)。

21 参见,例如,伊丽莎白·托宾-泰勒,《一个严峻的新现实:多布斯案和布鲁恩案后的亲密伴侣暴力》,《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387卷,第1247页(2022年10月1日)。

22 参见Dhaval Dave等人,《多布斯时代人流限制与亲密伴侣暴力》,《健康经济学杂志》第104卷,第103074期,第2页(2025年)(研究发现,人流限制“显著提高了受影响县内育龄妇女[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率,增幅约为7%至10%”)

人流医疗服务是很多
亲密伴侣暴力幸存者的
生命线。



流禁令州的人所面临亲密伴侣暴力风险比之前多了7%-10%。居民出行去到人流受法律保护的州去进行人流的距离越大,该风险就越高。²³ 生殖胁迫²⁴——一种亲密伴侣暴力的形式,暴虐的伴侣威胁或者实施暴力,设计控制伴侣的自主性和限制(或强迫)生殖医疗服务——也有了上升。²⁵ 国家家暴热线和如果/何时/如何(If/When/How)在我们2024年发行的生殖胁迫报告中,发现23%的问卷回答者说TA们现任或者前任伴侣给TA们施压,要TA们怀孕,7%的人说TA们的伴侣拒绝允许TA们获得药物人流服务来结束计划外的怀孕。²⁶ 问卷回应者描述TA们暴虐的伴侣使用战术来阻止TA们获得人流服务,比如说威胁要自杀,把TA们锁在家里,威胁TA们或家人的生命,以及放火烧掉药物。²⁷

施暴者获利于恐惧和污名的环境,继续让怀孕的伴侣留在暴力关系的陷阱中。虽然我们可以向致电者保证,在写作的此时,没有一个州有可执行的、不违反宪法的法律,容许针对进行人流的人的刑法指控,我们不能保证TA们暴虐的伴侣不会尝试让执法者参与进来。我们帮助TA们应对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充满恐惧和污名的环境之中,执法者可以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调查甚至提出指控。

一个来自德克萨斯的致电者知道她需要保护令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不受她刚刚离开的前任的威胁。但是她最大的担忧不是身体上的安全。她最担心的是,她的前任伴侣知道她订购了人流药物,TA可能会在任何保护令诉讼中揭露她终止自己妊娠的决定,这样她有可能会被逮捕。在给她解

23 参见埃莉·鲁德尼克,《人流限制与亲密伴侣暴力》,《监管评论》(2025年11月18日), <https://www.theregreview.org/2025/11/18/rudnick-abortion-restrictions-and-intimate-partner-violence/>.

24 参见国家家暴热线和如果/何时/如何,生殖胁迫和虐待报告(2024), <https://www.thehotline.org/stakeholders/research-and-surveys/>.

25 詹妮弗·格森,《罗伊案》被推翻后,涉及“生育胁迫”的家庭暴力报警数量翻了一番,《The 19th》(2023年10月18日), <https://19thnews.org/2023/10/domestic-violence-calls-reproductive-coercion-dobbs-decision/#:~:text=Durrani%20explained%20that%20reproductive%20coercion,endangering%20their%20lives%20and%20safet>

26 国家家暴热线报告,第3页和第12页。

27 国家家暴热线报告,第12页。

释她并没有犯任何罪之后,我们联系了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的网络并给这位致电者介绍了一位有经验的律师。这位当地律师不仅仅熟悉如何在致电者的县寻求保护令,TA也理解自我管理人流刑事定罪的风险,TA给这位致电者提供了所需的支持。

我们与致电者直接合作来减轻暴虐伴侣的风险并创建对TA们而言可行的安全计划。

即使没有生殖胁迫或者人流刑事定罪的确切威胁,在亲密伴侣暴力情境下的安全计划是一项有挑战性、个人化的任务,必须反映每个人特定的情况。我们与致电者直接合作来减轻暴虐伴侣的风险并创建对TA们而言可行的安全计划。有时候,把药物人流说成是自然流产,可能对致电者更安全,来保护TA们不因人流而受施暴者的报复。其TA致

电者可能需要避免告诉TA们的伴侣TA们怀孕了,这样如果TA们最后决定要终止的话,就没有任何继续怀孕的期望。

避免告诉别人的怀孕的人可能会感觉到更多压力,要早点、在短期内、在怀孕的迹象和症状别人能看出来之前终止妊娠。总的来说,在不安全关系中寻求人流的人能做的最安全的事情,就是将人流保密。对于那些曾遭受暴力侵害或曾照顾过暴力受害者的人来说,要求幸存者进一步与世隔绝,是一项令人难以承受的任务。用这种方法,人流禁令和施暴者手牵手:隔离受害者,强迫TA们在没有支持网络的情况下自己照顾自己。

有一个人给求助热线打电话,来理解她,住在一个所有孕期人流都被禁止的州,所有医疗服务的选择。在给她讲解邮寄人流药物和出行去别的州的不同法律风险时,她分享她的伴侣知道她怀孕了,并对她每一个行动都进行监视。他知道她的工作排班表,追踪她的定位,并且只要她下班或者出门就要她打电话。任何日常生活中的异常会立即让他警觉,到了什么地步呢,他打断了我们的对话,因为她在一个他不存在的房间里待这么久,不像她的性格。虽然说这种监视非常极端,这位致电者最终决定出行到邻州是更安全的选择。在她的关系中,她跟一个伴侣也认识的朋友

周末去旅行是更可行的,更重要的是,她信任这位朋友将她的决定进行保密。

人流医疗服务是很多亲密伴侣暴力幸存者的生命线。它提供了一个保证TA们不会终生跟TA们的施暴者锁起来的方法,并且可以允许TA们保护自己不受怀孕时更有可能经受的更强、并且经常是致命的暴力。

日益高涨的独裁主义及其对我们社区的影响

一个我们经常听到致电者问的问题是:“跟谁讲话是安全的?”

很多经历过刑事定罪的致电者曾经被护士、医生、朋友、家庭成员、或者伴侣举报给了执法者。其TA的致电者深深担心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在TA们身上。

“如果我出行去别的州,我的医生会不会向警察举报我?”“我在我的医生那里确认我怀孕了,现在我很害怕,因为我告诉了TA们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我想跟我的治疗师消化一下我的经历。TA们会不会因为我进行人流而举报我?”

惩罚——或者害怕惩罚——我们致电者的经历是很真实的。我们都见到过逐步加强的独裁主义是如何将社会中的人推向我们最坏的冲动,让我们与邻居还有爱的人敌对。想要剥夺药物人流的政治家,或者一个不同意某人选择的护士,或者一个不想要青少年进行人流的家庭成员。TA们的行为是从这样一种心态出发的,政府,以及与政府统一战线的人,应该对我们的决定权有最高权力和掌控。独裁主义依赖于我们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目光审视彼此,举报彼此,并且鼓励我们感到隔离和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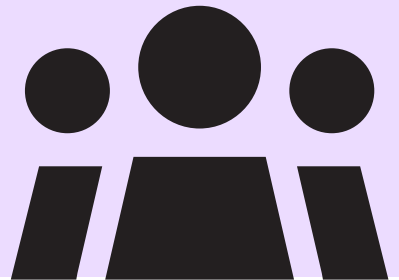
然而,我们在我们致电者的故事中看到了解药,人们选择照顾彼此——当一个家长支持TA需要人流的孩子,当一个护士理

独裁主义依赖于我们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目光审视彼此,举报彼此,并且鼓励我们感到隔离和孤独。

解人流不是强制举报的主题，当医生联系我们的求助热线来保护病人不受医院审讯，当我们找到当地律师免费接受案子，当一个助产士支持某人熬过被迫生产——这就是对抗刑事定罪的力量。

当我们支持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爱的人时，我们是在保持彼此的安全。

当我们支持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爱
的人时，我们是在保持彼
此的安全。



付诸行动的方法

我们可以一起改变生活和法律并保持我们社区的安全



与您的社区分享生殖法律求助热线

不管您是什么年龄或者移民身份,我们提供关于人流、怀孕、生产、和育儿的法律服务。我们永远都是免费和保密的。

reprolegalhelpline.org 或者 844-868-2812



保释基金

向生殖法律辩护基金捐款来帮助人们出看守所。我们是一个人流和怀孕的保释基金,提供经济支持来支付保释金和法律服务费。

reprolegaldefensefund.org



保证流产的尊严

已经过时的性别歧视法律被用作武器来给流产还有人流刑事定罪。我们在打击这些因为人流和流产被用来给人们刑事定罪的州法律。

ifwhenhow.org/decriminalize-pregnancy-loss



扩展青年人获取服务

为年轻人的人流服务斗争,学习和挑战家长参与法,这一法律强迫年轻人应对没有必要的法律障碍,才能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加入我们来保护年轻人在您所在州的人流医疗服务。

ifwhenhow.org/young-people-need-abortion



获得技术协助

不管你是同样应对复杂人流和怀孕法律环境的律师、医疗服务提供者、或者运动伙伴,联系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来获取免费法律信息,技术协助,以及专家支持。

ifwhenhow.org/technical-assistance



加入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的网络

如果您是律师或者维权者,加入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的网络来直接在生殖正义中应用你的技巧。您也会有机会获得技术培训,社交,并且得到全国法律环境的最新消息。

ifwhenhow.org/network

致谢

我们感谢：

- ♥ 支持我们工作的**捐款人**。
- ♥ 让这份工作有可能、可持续的**同事**。
- ♥ 每天都与国家暴力作斗争的**刑法、移民、和家庭辩护律师**。
- ♥ 在当地和全国工作的**运动伙伴**，为了生殖正义而服务，特别感谢布里吉德联盟和ARC-东南，以及正义选择、移民维权项目、工作生活法律中心、女性法律项目、以及Amplify Legal。
- ♥ 我们的**传播团队**，包括德西雷·马丁、塞奇·卡森、泰勒·塔克和詹·吉尔迪什，TA们用数不清的方法帮助构造了这一报告。
- ♥ **每个人**，任何地方，每一天，帮助人们得到所需的人。



if **when** **how**

关于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使命

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在法庭上、国会里、还有社区中维护和推进生殖正义。

我们的价值观

以客户为中心

我们的工作扎根于客户和经历生殖压迫的人们要求。我们设计我们的服务、资源、还有维权策略成为创伤知情的，并且对客户现实生活的情境有所回应。

合作

我们知道国家暴力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很多部分——所以我们跟运动组织、跨运动伙伴、和社区团体在联盟中合作，来回应人们即刻的法律需求、创建新法律、并且改变文化。

影响

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在我们可以造就最大影响的领域工作——给我们个人的客户、每一位致电者、全国的法律环境和整体的生殖正义。

严谨性

我们的员工带着深思熟虑、高质量的方法来工作，保证我们的伙伴和客户收到优秀的资源和服务，因为我们知道边缘化的社区经常得到二级服务。

repro
legal
helpline

如果/何时/如何
(If/When/How)
的项目



联系我们

🖱️ ifwhenhow.org

✉️ communications@ifwhenhow.org

@ 所有社交频道: @ifwhenhow